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美国悲剧

(上)

[美] 德莱塞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 古 人

美国悲剧



美国悲剧

(上)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美国悲剧



美国悲剧 (下)

(下)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张海军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4-05402-4

I. 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06 号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张海军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0 字数: 23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04-05402-4/I·968 文库定价: 208.50 元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6)
第六章	(30)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2)
第九章	(44)
第十章	(52)
第十一章	(56)
第十二章	(65)
第十三章	(70)
第十四章	(81)
第十五章	(87)
第十六章	(95)
第十七章	(100)
第十八章	(106)
第十九章	(111)
第二部	(118)
第一章	(118)
第二章	(123)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36)
第五章	(142)
第六章	(150)
第七章	(154)
第八章	(158)
第九章	(165)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80)
第十二章	(187)
第十三章	(193)
第十四章	(197)
第十五章	(200)
第十六章	(206)
第十七章	(210)
第十八章	(213)
第十九章	(218)
第二十章	(220)
第二十一章	(226)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34)
第二十四章	(240)
第二十五章	(246)
第二十六章	(253)
第二十七章	(258)
第二十八章	(263)
第二十九章	(268)
第三十章	(277)
第三十一章	(280)
第三十二章	(287)

第三十三章	(292)
第三十四章	(299)
第三十五章	(303)
第三十六章	(312)
第三十七章	(317)
第三十八章	(329)
第三十九章	(338)
第四十章	(344)

目 录

第二部 (续)

第四十一章	(349)
第四十二章	(357)
第四十三章	(364)
第四十四章	(375)
第四十五章	(383)
第四十六章	(390)

第三部

(405)

第一章	(405)
第二章	(407)
第三章	(410)
第四章	(414)
第五章	(423)
第六章	(431)
第七章	(437)
第八章	(446)
第九章	(456)
第十章	(465)
第十一章	(471)
第十二章	(474)
第十三章	(481)
第十四章	(485)
第十五章	(491)

第十六章	(499)
第十七章	(506)
第十八章	(516)
第十九章	(520)
第二十章	(530)
第二十一章	(539)
第二十二章	(545)
第二十三章	(554)
第二十四章	(561)
第二十五章	(589)
第二十六章	(620)
第二十七章	(627)
第二十八章	(633)
第二十九章	(644)
第三十章	(650)
第三十一章	(659)
第三十二章	(667)
第三十三章	(675)
第三十四章	(684)

第一部

第一章

仲夏的黄昏已悄悄来临。

在美国的一个商业中心，有一排排高墙耸立着，然而，这类高墙只会是子孙后代闲话当年的谈资。

在一条幽静、宽阔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六人小队伍。领头的是一位大约五十岁的男子。他相貌平庸，矮矮胖胖，圆形的黑毡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他随身携带着一架小手提风琴（布道或卖唱人用的那种），一个大约比他小四五岁的女人在他旁边，这个女人的个子比他略高，长的不算太漂亮，相貌和衣服也都很平常，她一只手拿着一本《圣经》和几本《赞美诗》，另一只手拉着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在他们的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十五岁左右，一个九岁左右；还有一个男孩大概有十二岁。

他们走的那条大街和另一条马路组成一个十字架，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往来穿梭，各路电车当啷当啷地响着铃，在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中向前挤去。然而这个小队伍的人好像对这一切都不在乎。

他们在一个大街岔路口的拐角停下来。这里的大街，其实是两排高楼中间的一条巷子。男的刚把琴放下来，女的就马上把它打开放好，并在上面放了一本薄薄的四开本的《赞美诗》，她又把一本《圣经》递给那个男的，往后退了一步，跟他并排站着。那个十二岁的男孩把一张小凳子放在风琴前面。那个年龄大的男人是孩子们的父亲。他好像很自信地朝四周望了一下，也不管有没有听众，便

说：

“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啊？愿意信奉上帝的人就跟我一起唱吧！爱丝塔，还是请你来弹琴。”

那个年龄最大的女孩一听到这话，自自然然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就把她那相当苗条但尚未完全发育的身子放在凳子上，翻了翻《赞美诗》，弹奏起来。她母亲说：

“我看今天晚上最好是唱第二十七首《耶稣之爱，无比芬芳》。”

这时，正在回家路上的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过往行人，发现这儿有这么几个人，有的迟疑一下，对他们膘一眼；有的收住脚步，看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个男人一看大家这种迟疑的态度，以为他们已经注意起来了，尽管还是有点犹豫，但还是赶紧抓住机会，对他们讲起来了。仿佛人家是特地为到这里来听讲似的。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唱第二十七首吧，《耶稣之爱，无比芬芳》。”

一听这话，那个大女孩就弹起了风琴，发出一阵虽然准确，却很微弱的音调，同时她母亲的女高音跟她自己相当嘹亮的女高音，还有她父亲没把握的男中音，一道唱起来，另外几个孩子从琴上的一小摞书里取下《赞美诗》，有气无力的跟着唱起来。他们唱的时候，街上形形色色的围观者都无动于衷，直瞪瞪地望着。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家人，竟然当众引吭高歌，与遍布人间的怀疑与冷漠的态度相对抗，这种稀奇的情景可把大家吸引住了。有些人对弹风琴的女孩那相当柔弱、尚未完全发育的身材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则对做父亲的那副不现实而又寒酸的样子感兴趣或产生了同情。他那天生的蓝眼睛和那相当松垮而且穿的很差的身子，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倒霉相。他们这几个人，只有母亲特别突出，显得有那么一股毅力和决心，即使是不能发迹，至少能保住自己。她比另外几个都坚强，显出有一种虽然无知却能令人起敬的自信神情。你只要注意观察她，就能看见她把那本《赞美诗》放在身边，眼睛直望着前面，那你一定会说：“嘿，瞧她这个人，不管她有什么缺点，也许是怎么想就怎么干的人。”她每一个神态都表明，她对自己所宣扬的那个确实存在的，并且主宰着人间的全能的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是坚信不疑的。

“耶稣爱的光环笼罩着我们，
上帝爱的语言指引着我们。”

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两旁，她在高墙中间放声地唱着，略带点鼻音。

那个男孩心神不定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总是望着地，多半是心不在焉。他个子瘦高，头和脸特别有趣，白皮肤，黑头发，比起其余那几个孩子来，他好像更机灵些，并且特别敏感，好像对眼前的处境有些反感，甚至还感到痛苦。能引起他兴趣的，显然只是世俗的生活，而不是宗教生活。他太年轻了，他的心灵对于美和享受确实非常敏感，可这些与主宰着他父母心灵的那种朦胧缥缈的幻想世界是没有多大缘分的。

说实话，这个男孩的家庭生活，以及过去物质和心灵方面的遭遇，都不能叫他相信他父母的那一套。说实在的，他们的生活有些苦恼，至少在物质方面是这样。父亲总是到各处集会上读经，讲道，尤其是在离这里不远，他和母亲经办的“布道所”里。据他所知，他们到处向一些感兴趣或是乐善好施的商人募捐，这些人好像对这类慈善事业还很相信似的。可是他一家人老是“很紧”，好衣服从来没有穿过，普通人很平常的享受，他们都没有份儿，可是父母却老是在宣传什么上帝对他和所有的人都给予慈爱和关怀。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儿。关于这些，他目前还弄不清楚。不过，他还是不能不敬重他的母亲；她那种坚毅和热情，还有她的慈祥都很合他的心意。虽说传教很忙，家里的烦心事很多，可她还总是极力显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至少还能支撑得住，尤其是衣食方面非常困难的时候，她嘴上还老是非常坚决地说“上帝会赐予的”，或者说“上帝会指引出路的”。可他的兄弟姐妹都看得很清楚，尽管他们的境况一向迫切需要上帝赐予，上帝却根本没有指引出什么明白的路。

今天晚上，他一面跟他的姊妹们在大街上走，一面心里想：“但愿他们从此不必再干这一行，至少他自己能不干。别的孩子可不干这类事啊。”而且，这种做法好像很寒伧，甚至可以说很丢脸，像这样被拖上街以前，别的孩子就不止一次地大声喊他，讥笑他父亲，讥笑他老是当众宣扬他们的宗教信仰。比如，他还只有七岁

时，因为他父亲跟人家说话，一开口总是说“赞美上帝”，他便听到附近的小孩嚷道：“赞美上帝的老家伙格里菲思来了。”有时候，他们在他背后喊：“喂，你这小家伙，那个弹风琴的姑娘是你姐姐吧。她还会玩别的什么吗？”他想：“为什么他到处说什么赞美上帝呢？人家怎么就不这么说呀？”

渴望一切跟人家一样，这种根深蒂固的普通心理，使那些孩子感到苦恼，也使他感到苦恼。无论是他父亲还是母亲都和人家不一样，老是宗教长宗教短的，到如今，他已经把宗教当做生意了。

这天晚上，在这条拥挤着车辆和人群、耸立着高楼大厦的大街上，他觉得这样被拖出正常的生活圈子，让大家看热闹，开玩笑，真是很丢脸。这时候他看见一辆漂亮的汽车飞驰而过；闲散的行人纷纷去寻求他们的种种开心的享受；一对青年男女有说有笑；还有那些“小把戏”瞪着眼睛望着。这一切，都使他很苦恼，他觉得跟他的生活比起来，也可以说跟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比起来，人家的生活就是不一样，人家的生活就要好些，美妙些。

这时，街上游移不定的人群，似乎也觉察到，这些孩子们参加这套把戏，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是不恰当的。他们有的便用胳膊肘推一推边上的人，扬起眉毛，轻蔑地一笑；一些富于同情心或是阅历较多的便纷纷议论，认为不必把小孩也拉扯到里面去。

“如今差不多每天晚上在这一带都碰到这几个人，至少一个星期总有两三回吧。”一个年轻的店员这样说。他刚跟他的女朋友见了面，正陪着她下馆子去。“我看，这些人无非又在搞什么宗教的把戏吧。”

一个年纪四十左右，专在市中心区游手好闲的汉子向另一个停下来看热闹、还算和善的陌生人说：“那最大的男孩不乐意呆在这儿呢。他觉得怪别扭，这我看得出。叫这么小的人出来干这个，实在不应该，除非他自己愿意。不管怎么说，他对这一套是不懂的。”

“是呀，我看也真是这样”，另外那个人表示同意，一面注意端详这个男孩的头和面孔。那张脸一抬起来，便流露出不安和羞怯的神情，人们一看到这个，就可以觉察到，这种宗教和心灵方面的事，只是对年纪比较大，能够思索的人才合适。如果要在这样公开场合，强加给还不懂事的孩子，那么未免有点太残忍，并且也太

无聊。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至于这一家其余的人，那最小的男孩和女孩，年纪都太小，还不能真正懂得是怎么回事。再说他们也不太感兴趣。那弹风琴的大女孩，倒显得十分不在乎，反倒对她本人和她的歌声所引起的注意和品评感到很得意。因为不单是陌生人，就连她的父母也极力夸奖过她多次，说她的歌喉悦耳动人。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她的嗓子并不怎么好，她并不真懂音乐。就身体上说，她肤色苍白，身体柔弱，并不出色。至于心灵方面，也没有多少力量，不够深沉。她这种人很容易认为，这是个机会得好好地出出风头，引起人家注意。至于她的父母，他们决心要尽可能向人民传播福音，每当赞美诗唱过以后，父亲便要搬出他那套陈腔滥调，说什么只要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基督的爱和上帝对罪人的意旨，人们就可以从有罪的良心那种沉重的愁苦中解脱出来，得到欢乐，如此等等。

“在上帝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他说：“除非他们忏悔，除非他们信奉基督，接受他对他们的爱和宽恕，否则他们就永远体会不到精神健全和纯洁的幸福。啊，朋友们！基督为你们而生，为你们而死，每时每刻都跟你们同在。白天、黑夜、清晨、黄昏，随时都在照料你们，增加你们的力量，让你们随时承受得住人间无穷无尽的辛劳和忧患，假如你们了解这一切，真正从内心懂得这个道理，你们就可以享受到宁静和满足的幸福，那该多好！啊，那些困扰我们的罗网和陷阱是多么可怕呀！幸而我们理解到基督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替我们敷好伤处，使我们健全起来，这叫人多么宽慰呀！啊，那种宁静、满足、舒适和光荣呀！”

“阿门，”他的妻子庄严地就说了一声。女儿赫丝特，家里的人叫她爱丝塔，深深感到他们全家人正急需人们的赞助，也就跟着母亲应了一声。

最大的男孩克莱德和两个较小的孩子看着地上，偶尔看他们的父亲一眼，心里想，他的话可能都是真实的、重要的，不过总不像实际生活那么有意义，能吸引住人。这一套他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应该不只是在街头和教堂里搞这套布道的

把戏吧。

唱过第二首赞美诗之后，格里菲思太太也讲了一番话，提到他们在附近的一条街上主办的布道工作和他们为了宣扬基督的教义举行的礼拜。然后又唱了第三首赞美诗，散发了一些介绍教会拯救灵魂的小册子。接着听众们自动捐助款子。最后他们收起小风琴，把三脚凳叠起来交给克莱德，《圣经》和《赞美诗》由格里菲思太太收起来，风琴往老格里菲思肩上一挂，他们就朝教堂那边走了。

这段时间里，克莱德一直在思索：他再也不干这一行了。他还认为他和他父母都显出一副傻头傻脑，不大正常的样子。（这样被迫参加这种活动），假如能让他充分表示他的意见，那他就会说，只要有办法，他就不再干这种事情。他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为了以后不再这样抛头露面。他比过去更加坚决地考虑要进行一次反抗，他要是高兴，就让她干去好了，她是喜欢这一套的。妹妹和弟弟还太小，也许不在乎。可是他是在乎这一切的。

格里菲思一边走，一边对太太说：“我看今晚好像比往常情况更好一点儿了。”

“是呀，星期四只有十八个人拿小册子，今晚可是二十七个。”

“基督的爱会战胜一切的。”父亲用安慰的口吻说，既是为了鼓励太太，也是为了鼓励自己。“世俗的欢乐和忧虑支配着很多人，然而只要有一天，悲哀降到他们头上，我们撒下的这些种子，有的就会生根。”

“这是完全正确的。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

他们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刚才他们就从这里走出来的。他们从拐角的地方向前走十几个门，就走进一座黄色的木平房。这座房子的大窗户和中间门上的两块玻璃，都被漆成灰白色。两扇窗户和那道双扇门的几块嵌板上，漆着如下的字样：“希望之门”。伯特利独——一教堂。礼拜时间：星期三、星期六，晚八时至十时，星期日，十一时、三时、八时。”在这些大字下面，每扇窗上都有一句格言：“上帝就是爱”。格言下面还有一行较小的字：“你有多久没有给母亲写信了？”

这几个人走进那寒伦的黄色大门，就看不见了。

第二章

上面介绍的这家人，大家可能感觉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我们先说这家的父亲阿萨·格里菲思吧：他是个机体不健全的人，是某种环境和某种宗教理论的产物，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见解。不过他很敏感，而且很富有情感，但一点也不讲究实际，他对人生的感觉究竟怎样，他情绪上的感应究竟怎样，这些都是不容易捉摸的。不过，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格里菲思太太的个性比较坚强，然而她也不见得比他具有更正确、更实际的见解。

这一对夫妇的身世，除了影响他们的克莱德·格里菲思以外，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个小伙有点爱动感情，还喜欢富于浪漫情调的东西，这是他不同于这一家的特点。他这些特点，多半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此外，他对事物抱有更生动、更明智的幻想，如果这些幻想都能实现，他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番天地。一直到十二岁，克莱德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行业在别人心目中显得寒伧。在他整个少年时期，父母都在各个城市，诸如底特律，密乐华基，芝加哥还有堪萨斯市的主办教会，或者到街头布道。一般人，至少是他所遇到的男孩和女孩，显然因为他和兄弟姐妹们是这样父母的子女，而看不起他们。有几次，他竟然在路上，跟别人家的孩子打起架来。这是违反他父母的脾性的。他们从来就不赞成他这样的任性。但是每次打完架，不管打了败仗还打了胜仗，总之是叫他意识到，父母所干的行业是令人看不起的，太寒伧，太卑微。所以他老在想，有朝一日，到了能够脱身的地步，他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克莱德的父母，对子女的前途，一向没有切合实际的打算，他们并不明白，某种实用的教育，对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少的。相反，他们只是一心一意盘算着要给世界上播福音，根本没有顾到让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长期入学。他们往往为了某些地方地盘更大，传教条件更好，即使正当孩子们读书读到一半中间，读得相当顺利的时候，也随时搬家。还有些时候，他们的

传教事业不兴旺，收入很差，阿萨又不能靠他内行的两件事——园艺和推销新产品——挣到多少钱，弄得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好，不管孩子们怎么想，阿萨夫妇俩总是很乐观，或者偏要说是乐观的，还照样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信仰上帝，相信上帝一定会赐予他们。

这家人的住宅兼布道所，一片死气沉沉，凡是有点生气的男女少年，都会让这种气氛弄得精神沮丧。那是一幢毫无光彩、毫无艺术味道的旧木房，他们住着楼下整整一层。木房坐落在堪萨斯市独立大街以东、特鲁斯特路以西，确切的街名叫做毕莱尔。这条街很短，通着密苏里路。那条马路稍长些，但是到处乱七八糟。这一带还能隐隐约约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回忆，使人们想起当年商业繁荣的景象。一些热心宗教和劝人信教的人，就在离这里五道街口的地方，每星期举行两次露天礼拜。

这幢房子的底层面对着毕莱尔街，望得见一些同样阴沉的木架房屋的阴沉的后院。房子里面一部分隔成一间四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的大厅，里面摆着六十来把木折椅，设有一个读经坛，挂着一幅巴勒斯坦圣地图，还有二十五份印就的格言，作为墙头的装饰，不过都没有配镜框。

这一层普通楼房后面那四十英尺的地方，错综、巧妙地分隔成三间小卧室和一间起坐室。从起坐室望得见后院，也望得见一些别的房子的木栏栅，这些前院也并不比后面的院子高明多少。另外还有一间整整十英尺见方的厨房兼餐厅。还有一间贮藏室，里面存放着布道的小册子和赞美诗集，还有匣子、箱子和这家人一时不用而还可能有用的物品。这个特殊的小房间就在布道大厅后面，格里菲思夫妇讲道前，或是讲道后，或是在他们需要商量事情的时候，往往到这里来，有时他们也会在这里沉思默想或者祈祷。

克莱德和他的兄弟姐妹总看着他们的母亲或父亲，或是两人一起，跟一个走投无路或是有悔罪之意的可怜虫谈话。这种人是来请教或是求助的。有时，正赶上他们的父母生活特别艰难的时候，孩子们就看见他们在这个房间里想主意，再不然就像阿萨·格里菲思时常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所说的那样“‘祈祷’一个办法来”。克莱德后来渐渐想到，这个办法其实是不中用的。